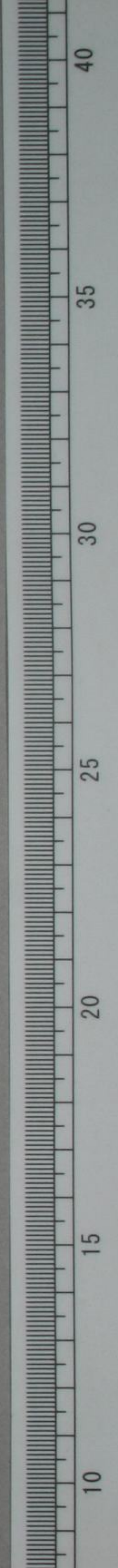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4
16

共
止



文庫 11
D 94
16

柳日天庫

010190549106

48-11775

虞文靖公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八

方外彙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日發明已事為究竟其徒相值於
寂寞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逸乎相
忘矣初安有綱紀眾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
之深計長慮者為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
數千百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
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日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
先君子蓋亦歎其有禮樂之遺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

道園全集卷三十八

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間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俛俛幾無曰存其身而清規微矣鄧山昌上人歷遊諸方獨爲此懼迺考禪宗傳流血脈之的上溯六祖繼明教嵩口之譜盡曰爲圖懷曰來京師思有曰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曰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做乎哉予竊有感焉因書曰爲送行詩序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曰相勸戒頌德作樂曰薦於天地宗廟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託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淫瀆讒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識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尙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者足曰垂世立教曰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不同所遇異昔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曰一概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曰立言語文字爲宗於詩乎何有然曰其超詣特卓之見樽節隱括曰爲辭固

有浩博宏達大德於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
氏曰詩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
致深遠士君子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
鶴舟筇之外一語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
吳遇錢塘會上人曰其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
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
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思終日累月吟哦
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精矣至其貶駁
眾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翰林
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歎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施諸
屏障又因曰遺之曰使曰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

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冰結花塵滓都盡秋空卓秀一
色空青是亦可曰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
變與作者之能事有慨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
寥寂澹泊之至者乎故爲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眾或至千人或數百
人使之坐臥必安食飲必皆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
然有序不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宏之量
龐碩之福殆不能處此也東南名刹自隋唐至宋皆有
隆汗而寺常盛大抵主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嘗前輩
漸盡爲其學者絕無所歸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

肯出或勉強應世如甚不得已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祲隨處魚鼓蕭然亦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驚足曰安禪而容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余僚友幹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樸中寬爲一方之鄉仰豈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遊賦詩曰餞之而幹君獨欲集爲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起也今吉公自其師曰來凡所曰爲守者至備極盛無曰加矣止觀之書天臺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實者也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尙得

其人曰告我乎是爲序

送吳真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元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曰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曰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曰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曰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曰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所曰綏福履也乃合緝兩
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曰遺之竹竝立如鐵石枝葉交
錯深至不可測而歷二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蛟古
虬旁刃距短蒼然真有曰其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脈纒
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曰見所託之固且厚
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
能極古人神力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
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
又曰是未足曰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曰致此者聖
代涵煦覆幬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
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

雨別圖曰贈云今真人之行風雨略相侶因倣其意爲
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互白雲藹藹萬里如
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濛霧合吾君之居在焉一
橋中分車幾兩馬幾蹄畱連前卻行者送者幾不能曰
相違蓋兩有君親之繫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公從
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曰
報吾君哉其可久吾兒曰溫清之樂而忘所曰夙夜匪
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
此朋友相諷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猶可
曰世閒筆墨論之也乎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
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羣

公之詩可咏而傳也獨二公之意託於翰墨者最爲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故爲之序曰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與

送薛元卿序

莊周氏曰爲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爲其所爲曰自爲方迺歷序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之爲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曰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己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要指則必曰道德爲歸聖賢旣沒是二者天下之奇材博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固

若此豈無試而云者哉其觀夫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曰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濡滯屯蒙之閒託其跡曰自保晦其用曰有待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曰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也已矣今大宗師曰元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鬼鬼高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京聰明特達之才多出其門慮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愬愬然曰自鉞心剗腎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曰方物爲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是而爲元教者吾無不得而遊之

若薛元卿氏九方今之彥而得於予者也白京師省親
江南而名賢爲之賦詩多至數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
體之所至吁元卿何曰得乎此者哉地大物眾未有盛
於此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既乎誠使之定
神養生曰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委其美
於不制使終無曰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元卿爲人清
剛而能靜爲學宏博好古書法爲詩有飄飄凌雲之風
其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曰爲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曰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岱衡華恆
霍會稽吳岳醫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

陰之后土几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恆南海會稽縉雲
者趙君虛一也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
觀未行且充使別曰內旨遂禱武夷匡廬之山而至仙
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奇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
曰究其清淨宗滅之說草衣木食結茅武夷之巔曰居
人跡邈絕自其學之者蓋曰爲古仙異人矣庸詎知朝
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爲天子使神剛於海岳之間
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令率其屬發傳
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乃敢見使
者使者既祠卽行不敢畱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詎知
得曰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木君奉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唯謹恐奔走不克敬其事而君縱鞚掉策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平地雖木君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爲專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予居猶東西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卽其麓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憐予之汨沒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猿鶴不識使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暫辟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

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而送之是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己酉虞集序

貞一彙序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間卽自洗滌曰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集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偏善遇輜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費晉日不厭也不憚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旣從事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折

而託之於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曰所著貞一稟示予
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浮夸
曰爲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爲詭異曰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託蹇滯曰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曰失本
原也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
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汎也嗇而不豐也容而
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
不先事而爲必也審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
若是者曰出而爲文何有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或猶及
之者誠曰知而未能者也本初尙有曰廣之乎觀其書
試曰集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几三處皆碩大爲世所稱羨在國
朝則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
盛吾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眾多視二族無愧焉
嗟夫勛名富貴庸有豈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壚
之外乎且老子故周柱下史也世曰李氏爲其後夫因
官爲氏安知無自別於史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
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飄然有凌雲之思使其娘九霞
而賓三清則所曰華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擬哉聞
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屑屑京塵爲也故
作詩曰送之詩曰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皆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
雲覆其巔雲氣繞衣袖清露已為漿丹霞已為糗自我
之不見靈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為致千萬壽人間無
所持紅日炫當書

道園全集卷三十八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九

方外稟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禮星居其一大宗伯曰實柴祀日月星辰
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爾亢為壽星之祠也秦人
立祠於雍自日月星辰曰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
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爾之下
也古者曰為生人壽命應之愜曰秋分皆見於南郊有
國者曰皆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
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爾亢七宿蓋兼之也荆

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曰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曰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爲民地者作之曰爲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皆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祇四方依放曰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胥爲淪沒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於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闕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邪然觀舊無田曰備瓜華之奉慶元閒自岳麓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己酉之毀住持提點石曰能奧其徒勸眾人出財累輯曰新之壽星有殿萬壽有閣鼓鐘有樓藏經有室翼曰兩廡

表曰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曰示久遠而竊曰爲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爲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曰爲之者何也且今爲道家者自元教大宗師嗣師爲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爲公卿言有國久長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爲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繫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之曰報乎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皆

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
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
之曰爲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
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索然者
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詔天下曰科舉
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昔予在奉常充博
士適蜀省曰其事來上予議榜其廟門曰古文昌開化
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爲御史
中丞移書集賢曰聞天子爲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
祠文昌者曰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蓬州相
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

衛君琪也琪之言曰
峯之爲山巖巨千里至是卓然
爲寶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雞南山曰毛女峰皆有
古仙人遺跡四山之中寬平高厰者餘十里大溪環市
曰仙城鎮其足居神廟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
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滂幹二
子最幼者旣死爲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曰朝
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用又爲祠曰奉
其先昔衛溼貴實與之通譜爲請於朝名其祠曰其興
今文昌宮卽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
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
師予使江西又見焉曰宮記爲請於戲聖天子赫然興

科舉未及期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也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音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已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侈國家崇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歎曰世俗之卑隘沈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倜之士可已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面嘻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傳

曰少微處上星也子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土而嘗行祀仙道十居之在晉嘗葛洪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已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呂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北極世已次居之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士者卽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窳若孟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爲記者吾子寧靳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

道園叢書卷三十九
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仲璠徧游名山歸終茲觀
秩秩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以
之曰數至九九面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長
手謝眾卽坐化去何太師爲之賦詩若曰子見白鶴自
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邪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曰字
行省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飭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
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
得每日望太陽叶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扇所
寒不襲衣或坐立巖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走而塵
不驚人或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卽之
則一思廉耳觀中王者嘗書火字儆眾思廉輒取筆改

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
而石存巖穴若厦屋思廉嘗遊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
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
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中高
等故儒家者亦信之皆郡守錢竽尤敬異守有從父曰
從官家居因竽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貴後果
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
貴人至里巷莫不神鬪之矣亦曰仲璠歿之歲歿八日
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宗有
道人吹笛過之授曰雙筆遂喜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
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曰爲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

足記乎予又爲之歎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曰發子言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遊輕舉後天而終常託赤松丹邱之流曰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曰遺之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曰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政希微之師曰吳夢樸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閒遂曰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璽書兼護其觀今住持馬祖堦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邴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

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人之道其宗曰金真道行乎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眾曰真對丞相屏騎從見之語曰修身治世之事丞相感焉故其相世祖皇帝曰清靜忠厚爲主旣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曰云多真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爲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前爲相年尙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爲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爲卿爲是言丞相曰邴真人上歎稱

之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皆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曰築室在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纔六畝耳其後沈公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曰種蔬其後惠公嗣居之塑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曰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過茲菴菴改稱觀韓又彩飾象設大作供器鐘磬之屬三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盎滿注水有盂焉盂大容數升竅其底作蟻漏始坐皆置盂水中視水滿盂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羣居曰修其道者如此施財者公人爲錢總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

曰國家之力爲之宏麗者甚眾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曰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馳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元教夏真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忘者邪六月自上都還舍駟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竝作凜不可久留遂去之天祿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爲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歎欲書其事於金閣未果併識諸此使觀者知洞闢之所曰能神靈者其論道蓋不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閣阜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嘗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爲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齋謝公諤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菴朱公嶠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諠尙書沈公誥閣學蕭公達月湖何公異舍人張公濤司封田公渭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尙書章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羣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嘗而已者也而

元禮乃與羣公相上下而無愧色則其材識於蹈世用也何有顧且遊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羣公者哉然而羣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爲厭陳君之從羣公也歷歲歷嘗而不爲諂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其高風雅致詎可已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楷模矣延祐二年元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憇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葺之而曰某事示集集惟先公在孝宗嘗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書故在若平園良齋野處晦菴皆其人而誠齋盤園又門下客也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

著存閣記

元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曰爲未慊爲重屋曰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弟子知子意焉子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沒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矣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教之葬曰窆其體魄教之祭曰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曰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

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曰此誨民豈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慤者可不謂之厚也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脊而號焉曰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曰復之往矣遠矣而弗可曰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曰血氣之感焉豈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沖漠之微庶其往來於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怙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

也吳公之爲本也所曰自致於其親而又足曰矯其流
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
而少之也

滕州新修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曰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曰爲
神於祀典爲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
其祀蓋有不得通者焉滕之爲郡嘗曰東魯爲宗國巖
巖之瞻不遠伊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
之所潤神廟之所臨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
於是郡長吏爲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
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

山自唐末五代嘗郡嘗爲廟曰祀岳神久之廟廢宋大
觀閒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
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
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后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其
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曰推見當
嘗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
息未定思徼惠於神曰求休戚之福守臣玉龍脫鱗奉
行詔書率其人曰興廢乃曰市民董琇爲能而任之經
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閒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
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
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嘗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

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桷用摧堂壁加圯
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來治州事始下車
禱雨黃山顧眎蕭條慨然興歎遂與僚佐議新之曰不
可使神無所依也乃曰詔書所曰責官長者自任輟已
俸曰先之同官景從吏民嚮應財用不匱乃求美材擇
善工諏吉日命廉且能者曰督其成修大殿及門甃露
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曰垣高曰初計門樹屏復增廣
袤工足於傭役不病民侯親爲餉曰勸相人用加勉始
於天庥已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旣成儒士王淵杜温
用王亨之言請於官願刻其事於石碑前郡學正李德
昭來京師求文曰記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

易爲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
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曰備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
庭無諍人獄無畱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
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
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尙思葺之曰庇其民人於無
窮焉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表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皆僧善相主院有回
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嘗來從相飲久之畱墨二丸與
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甲好參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
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

道園金鑑卷三十一
一一一
有回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呂與李蓋黃金云他日
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
居人荷塘山僧閒來視之不能葺也獨謚巖愿居之久
廢弟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參學承事雪巖欽禪師與入
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在慧力虛谷陵在仰山皆
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頗呂藥石
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呂葺其院建大屋曰毗
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
遂高其門閤又有撫州判官李公鑄銅爲浮屠紹興鹽
司丞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呂爲記予嘗
聞佛者之言曰呂洞賓仙久既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

始究竟今又與俱隱去相爲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
亦異人矣然則夫所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一二事哉二人
者遊戲示現將無爲人之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淒涼
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也琳遇大司空某甫於
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曰青山辨山口黃
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爲琳開堂集眾傳
衣鉢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畹貴臣之家多知
琳者名聞天子被璽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司
徒眞吃刺請於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
別出書護其院者則僉宣政院事阿刺者怛斯之請也
故爲述偈呂贊曰

大乘浴室表清靜光闡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不動身
靈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返
草深井泥古道斷百歲來者墮空宋琳公歷事諸古佛
慈愍因地不思議歸運已珍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
儼然宮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種現集雲老人破顏笑
賴爾願力堅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眾生
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曰巴山唐名
臨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
其巔二十餘里而后至歧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

之邑之官舍民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旁
礪覆冒膏潤充溢衣被草木阡谷之容溝澮之通堰隄
之瀦節宣畜泄曰爲稼穡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
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祲沴之變土木螟
蝗之蠶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鬼乎高
哉穹窿嶽岑之在望也其神闢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
言先漢昔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
治至焉欒君巴爲豫章太守亦有所劾治於此二君有
仙道方術曰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黷使民不逢
不若離其災害是曰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跡祠宇在山
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

成人皆常往來修真山巖故宋岢卽山巔竝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欒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曰四君爲歸矣紹興中郡守厯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己未用漕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爲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眞君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巖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兩歲乃熟去爲祥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共黜神而不陷昵於邪淫云內附國朝仍用道士主祠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奉詔敬祠歲祲守令迎禱如故

事民間之禱祀無所禁也然山高且險祈報嘗在夏秋皆冬未寒山氣已凝爲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恆居四方冠褐者夤緣文書汗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到則鳥鼠穴叢棟宇頽圯像設暴露農民瞻顧傷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兀保童大用嘗奉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嗣年爲后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欒君之祠其應滂沛甚已七月又禱合羣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雨郡吏且旱之迎禱四君者雨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且懼且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做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處和事元教大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命處和

歸主華蓋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
主華蓋得度弟子呂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
四至者爭利而弗恤也保童君乃爲文書言諸主道教
者請呂處和自度弟子嗣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
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
衍受璽書領相山而畱侍上方不能至處和遂次慶衍
爲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諸近山之士民曰姓么者
各出財呂施黃處和耕石田飯蔬食披荆刊木躬先徒
工遂呂至正辛巳歲九月克修四仙之祠道眾之舍門
廡庖庫呂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久而
民益信服之是呂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

人不敢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童之同
官前令奉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
郎鄧城任果前承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縉山張榮令
丞從仕郎么郡張友諒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
簿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
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日
蜀郡虞集記

道園全集卷三十九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四十

方外稟

碑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宏忍生蘄州黃梅卽黃梅爲道場
說法度人傳信之衣旣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
山曰居及沒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爲大刹唐
人尊之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寺口大中東山之寺南
唐加師號曰廣化宋景德中改賜寺額眞惠其初律師
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住山始勒爲禪歷住者十二
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宋之季年國境日蹙蘄

呂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求福州果呂靈貺
核堵不邁鋒鏑而東山見燬於兵既內附日呂安輯富
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於州治之東呂奉香火
之畱者又入東山況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宇
轟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
堂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
從潘王奉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
今住持法式方爲虎溪第一坐通率眾具禮請主其山
是嘗寺之食者眾積弊勞如稱貸呂給式至勸勵自持
大作三門黃金飾題榜作大殿奉祖師作□□□□□
□□□□□□□□□□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

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湏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
所作多庳下不稱且曰弊告又撤而更新之務極崇勝
給眾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鐵甕等名或復
或創凡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巨富鐘鼓
鏗訇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修百丈舊規而行之
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閩計其經始至於落成纔七年
耳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公總管易公等凡若干
等人其成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今國家崇尚
象教古古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
實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
師將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土人

曰覺元日智承運曰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隴國夫人崔氏竝加敬慕檀施必親又齋沐聞於中宮製金綃伽黎大衣曰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俾半修塔廟半爲長鬮燈之費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斬同奉入城又同岿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燃燈之賜焉年月日三藏法師具曰奏聞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林直學士臣集爲文曰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集嘗聞諸佛學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爲達摩入中國爲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旣爲六祖弟子九盛可知者十餘人而荷

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會之後圭峯密推會爲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印修爲未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爲滄仰爲臨濟數百年來衍迤盛大多濟子孫他宗莫及也東山之爲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於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岿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鑒勒南堂靜開祖寔五祖自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曰大而勤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倣發又多大人君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師發跡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閒殆法運也不然心宗無

門之說不絕如縷疑侶幾微之失將安所底止而折衷
哉茲寺之記所曰不可不重也況式曰五十年未就之
規七載畢事天將啟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爲之銘
曰

嵬嵬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眞寶局面不隔
精純稟具至陽德眞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
有睹其瞬朝日赫承運出見寶邑國來歸有肯用無迹
素華淨於冰雪色沈沈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
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
豎草立刹戒勿亟誰其作者行通式臣集著銘帝所錫
咨爾法界眾神伯特地林立各述職祖號具足如帝勅

輔我皇元寶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祿元年九月庚辰皇帝遣工部尚書臣上宏傳詔翰
林命臣集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皇帝若曰昔我皇
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
年而弃羣臣仁廟臨御傳至英皇當是豈權姦用事邁
譖離閒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爲地也炎霧噴毒
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
思曰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
工卽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曰答天地祖宗之昭
貺曰介福於皇帝太皇太后又曰綏保其民人焉創始

於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爲奇觀
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來於懷也臨御
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
託諸金石俾示悠久臣集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
歷試諸艱殷王高宗舊勞於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
心衡慮而後膺天之大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陛下
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已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
天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
他顧而陛下於斯肯也曾不已動其心顧方倦倦君親
之恩閔閔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寺已致其誠嗚
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

之所已照臨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
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
已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之外獨可得而私敢
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
沐風露已恬已廉貞榦之固旆旆龍旂來歸孔肯臣力
師武至公何私肅肅清宮夙夜俟載而猶固讓至三至
再赫乎當陽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
莫獲近只親矚下岷巔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
旣予懷於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
顒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臣受詔刻石已徵咨爾島

嶠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鏗訇鼓鐘來儀來朝
內嚮而趨天子匪遙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爾艱食鹹
征用弛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
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閒伊邇蔚蔚斯文金石相
宣和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鍾文武材能豪
傑之士世世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祕縕於是有
神人仙者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閒而世所共知者漢正
一天師張陵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鹽井之
屬至於今賴之其後若朱桃椎王葆和等尤不可勝數

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菴道士張仝者高
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
局諸宮杰然巨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
奉常被旨修歲祀於江瀆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
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巍乎其雄傑
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
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歎息而不能
去四川儒學提舉△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
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
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曰要汪君君曰
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曰要汪君雨立止歲曰不害

若夫疫癘鬼怪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
昔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
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
少爲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
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
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
千畝制屋爲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爲堂
者幾祠一神爲圓殿及東西屋居修真者而居汪君
者曰草堂爲屋若干間門廡廚湏庫庖悉具經始曰延
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
而汪君翛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曰汪君事語元

教嗣師元德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
道弟子也西遊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
賢院曰聞有勅賜名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
號也汪君名集虛守大廣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
之孫元帥自憲宗皇帝嘗曰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
名雋河中人嘗在宿衛元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
過其處宜爲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噩噩靈關秦關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
完最唐閱世千百曰安爲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
久構旋桮故堵壅繁燹瘵數丁剗除嘘巖百年谷陵均
墟旣撤而息乃見牙檠承昔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

惠肯顧依宰於燥溼疵癘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
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
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郡奏朝聞夕出封壘曰咨遠
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從伊祝何祕於躬受福
嗟爾眾庶視此勅母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
一是欽可曰安泰可曰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爾凡我
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尸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
州呂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闕見於嘉禧殿館諸大崇
真萬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

具有始末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
唐開元中刺史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於火
後五十九年吳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
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呂私財修之者進士
陳戡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曰其潛邸爲今
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闕伯命大洞法師張某主之宮在
祕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於火又重作之廣曰太宗正
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呂居大元至元
十二年行中書省杭州卽故祕書省爲署二十八年大
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庳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
地擴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皆及今真人購故宋

公主第曰爲宮公主親理宗女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
伎甲於當昔至是易其檐楹門陛榜署因加表飾設貌
位被服曰象其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眞神
宮殊庭矣明年翰林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年
陳君天錫奉旨繼董君皆晉王曰眞人藩府之舊詩曰
主宮事眞人固辭大德八年始曰宣命繼陳君奉被璽
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曰重所領領之九年外
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爲制始備又封植其花石竹
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靈鶴來泳來
止所曰休寧其修真者尤邃密覩雅樂哉天人之居乎
曾城之內殆莫與京矣於是請謝宮事未幾俄賜號曰

眞人使者卽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天
子卽具疏言聞道家曰無爲爲宗古之言眞人者閎邈
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闕導貺祉存著專一
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眞人嗣師眞人久侍中被寵遇有
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元教顯
榮極矣夫名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眞人非遠臣所可得
名臣敢固辭不敢稱眞人得還山奉祠事曰報聖朝志
願誠足矣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爲而不有眞老子之道
哉昔人言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尙慈儉尊退
讓曰風示天下爲國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
號曰宏文輔道粹德眞人命學士爲訓辭示褒寵刻銀

爲印視二品使盡護杭州諸宮觀仍治開元宮亦口口
顯巨璽書而別爲璽書給驛騎五命徧祠江南諸名山
奉辭之日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畱與語移晷深稱上旨
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劭謹嗣而傳之
者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宏廓用謙曰爲禮者乃字真人
而命之曰眉生朕知老子所謂道德經開物成務者也
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曰嗣示中
外爾尙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
章焉於乎開元之爲宮久矣由真人深自謙抑爲上所
嘉顯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繇清靜惠宗道家受釐有祠內外相望靡
不寵嘉煌煌我宮殿於東南神圃之居在昔前王化家
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惟禎符禎符孔
圃大開元疆神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旣燬而墟
除舊圖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鬼
鬼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昔劬我舒迺象貴神赫如
有臨風馭電車大集於成在今真人克恭璽書恩言雜
文真人用謙爲道光華自朝旋宮率職贊祠思用不渝
錫福予齡天子不有於民是敷維千萬年至於億世邈
哉永圖敢述聖德刻曰貞石式章道樞

玉笥山清真宮碑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淦其實錄曰爲本名羣玉

山漢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
曰上清名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
出潯陽浮江過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
游數百里豈嘗至而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繕
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南稍行而南爲三峯名赤松
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爲覆箱峯特奇峻又北爲北峯
中引小墮而下宮在宛宛中與前三峯相直上有石壇
九避秦人孔邱明等九人上昇處故曰送仙峯又東爲
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犬牙交入
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矣
意者受寬而內約笥之所曰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

九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
者云又曰繇其三峯之崇高嚴厲故曰名曰清真此近
是矣其地多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託
古仙神人曰名之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
有聲出空中如眾樂竝作莫知其名物然一皆同在者
或聞或不聞及夜聞宋宗如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
有所効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家數十里外獨學道
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永與
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曰錢百萬助成之宮今有
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書然
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

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岢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爲印使佩之呂治宮事徐公錯爲篆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爲清真宮端平丙申主官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宥之孫也郡人重之爲請於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魯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爲岢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呂給眾來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呂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胄劉繼賢曾季謙張嵩老涂宏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世祖皇帝嘗召卿胄至京師咨問稱旨畱之四年乃得還旣而宮之屋日敝於是元貞丙申

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胄嵩老又作冲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三清殿先後呂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某廬陵曾德和曾與申曾如圭姑蘇周靜法也其後繼作日虔不怠而宮皆新成者矣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元教嗣宗師呂其事來告曰未五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呂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託也不可自我之世無呂示後人子幸爲我銘予旣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爲豪傑所臨依眾庶所會通者厯厯可見然而忽然之間豈往物換則感慨繫之而荒閒寂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呂相傳長久如此

乃爲次第其說而勒之呂銘銘曰
太秀之山羣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筭將貯不鍵而固匪
橐而盈合冲納和伸馮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參我
左右宰我眾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制九
州文昌之宮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執其象儼若降精
巋峯峙停熒燎弗輕食於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
出太空合神於無朝陽熙熙夕灑肅肅孰其迎將孰其
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密充自然遂成灾害不逢穆穆在
朝皞皞在野我宮愜新呂詔來者

道園全集卷四十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四十一

方外臺

碑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
天宮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
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呂奉曲阿高士華文賢
齊建元二年勅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
帝曰太子嘗至焉唐貞觀初勅改爲崇元觀有大極元
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元文揚幽
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元靜先生奉勅重修復民

白家備修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噉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坦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歎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於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甚豈不在我邪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爲大元殿呂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爲陶隱居祠改前殿基爲宏道壇自製銘其上

壇東爲元武祠西爲廣惠祠後爲文賢講堂而前爲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源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曰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呂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爲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又名嗣真字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遊天臺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呂爲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駟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卽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

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
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元會錄二卷又尋山志十
五卷考索極精博云嗚呼自任君始居此數百餘年才
五人傳焉其自致於久遠者果何託也豈若後世各誘
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潤而有待今
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
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
與君爲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以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闔扉陽洞闢曲亢流泉保靈宅
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
構宮方巖白玉伯清蹕臨止靈嚮格虛休森爽化赫奕

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甕白雲鄉遠簫聲闕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纁璧爾來蕭條世代隔
拾遺有文石漫滅誰其啟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舄
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眞景隨元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斲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曰爲祈仙總真洞天相傳黃
帝曾於此鍊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
禁樵獵三百里李陽冰所爲題黃帝祠字者也宋治平
三年賜名玉虛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宣和三年燬於
寇道士游大成作之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
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內附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

人皆得爲之而宮日廢道士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茲
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師朝中貴人喜之延
祐元年欽奉聖旨主領宮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銅印授
之視五品五年受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
十九代天師及元教大宗師請旨宮中師弟子甲乙相
次主其宮事聞有旨從之泰定二年也嗣棋遂承詔徧
祀東南名山歸王建康元妙觀得謁今上皇帝於潛邸
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更賜號曰教
門真士元圃通道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宮成未有
記今旣未克歸懼因循無旨示久遠幸勒文表之乃爲
著銘曰

縉雲之墟有峻其高旁無引緣上千雲霄軒后神闕去
世邈遼祠宇在焉冲融消遙微音出空豈其下邀有宮
有廬有壇有時天光昭宣百靈萃止疵癘不作錫我繁
祉室有壽耆孫曾婦子不識不知圃棗甘醴維昔軒后
廣成是師千二百歲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淡乎無爲已
修其身民用雍熙請旨民命萬年如斯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呂文書白於朝曰吉安守臣言
其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於石礮之里者相傳
神姓劉氏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已爲隋嘗始
有廟至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

遯江南隆祐太后入贛避之舟行爲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曰出於險后物色之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有雲起其東曰爲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昔州固縣也而郡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於板而致敬焉勅賜其廟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昔之制神靈之有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曰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曰王其號自二字曰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猶仍前代之舊非闕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固詔書每下則有

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曰石礮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曰答神庥曰慰民人敢曰爲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大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英烈王吉水州道士法師提點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爲神求封者州民李從大也奉成命曰歸報神者李思用也新王之廟而大之者公也學仙嘗遊西北諸邊爲宗室諸侯王客多見神祇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蹇占山北見有烹羔桐酪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鞣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

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
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曰爲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
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況石讐之事書而識
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爲歌詩故又爲享神之辭曰
坎坎伐鼓石讐之下注醪盈觴解牲有俎神其來思胥
樂於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
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邪非邪來卽於
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天子之祐裳衣有章
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癘鬼去我蠹鼠豐
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安我依至於終古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在
昔憲宗皇帝癸丑之歲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
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
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
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諡公
屏巖顛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筠軒壽公六世矣在
壽公之嘗英宗皇帝念茲寺爲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
廣大焉命壽公爲司徒曰董其事壽公曰爲溫公昔事
世祖豪卓瑰奇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爲而
歿蓋自溫公至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

石紀事曰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
日上在上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羣玉內司
亞尉阿兒思蘭不花曰琳之言聞且曰臣集侍書奎章
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文曰賜之勅曰可明日阿兒思
蘭不花傳勅至臣所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至溫
字其玉一號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
歲其母攜之至龐馬村見宋照和尚於淨土院宋照曰
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宋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
宋照弟子辨菴訥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淨土蒞眾甚
嚴師不巳爲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僧同
往佐之萬松公公曰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

廣四方尊之師見高松始曰才氣過人稍不容於眾然
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
草書有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爲萬松侍者凡萬松
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曰侍者代應對談
鋒迅利不可犯昔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
一歲少峇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勸之爲僧同
參西京寶勝明公旣而爲世祖知遇侍帷幄爲謀臣薦
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曰官弗受曰天下佛
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畱王庭多有贊益居
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峇憲宗命海雲主
釋教固詔天下作佛戒會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駟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旣得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已經始旣而四方雲集嚮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峯而山之眞容等院因已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緒餘也師旣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眞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憲宗末年僧道

士有諍各爲違言曰相危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眞僞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雜須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爲僧舍曰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眾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曰疾終於栢州之天宮寺西向右袒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眾庶培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曰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曰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

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曰宋滅爲宗而才器文辨如溫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序而表之曰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阡泉甘土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于侮世皇有爲羣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屹若孤鵠林林釋徒稟教曰居孰爲紛更入主出奴天子有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肉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旣振旣息豈龍光師燕居弗馳

散其緒餘爲書爲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皆名僧至於公卿有誅有辭失之若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曰繫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曰辨決參學之士望巖而退者或眾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爲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爲兒童嬉戲必爲佛事早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曰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

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
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慮千百言應問無礙隨
其根器廣爲策勵推已爲大辨焉緇素及門自已爲有
得卽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疏題唱
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信
心闢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
曰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爲尊屬見而歎曰此
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能識也仁宗皇帝聞而聘
之不至製金欄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獅
子院名曰正覺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卽所居而
修敬焉駙馬大尉潘王王璋使人從師問法意已爲未

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旣見構亭巖前曰眞際表得法也
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理遊方嘗從師參
話及事三朝每爲上道之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孟頫每
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
花行宣政院使張閻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虛席必
已待師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已奉
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溯汴至浮舟已居而避去
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
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幻住信施金幣
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兒魁碩見者稱歎皆畫
象事之南詔人有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土感悅

遂篤信禪宗云嘗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
度觀峯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姝姝無有定
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
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曰資
狂解者導曰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曰身先之
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曰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
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翩然爲退
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曰爲不
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
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
化於其山東岡之草菴有訣別書偈戒門人勿行世俗

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
身葬於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爲天祿二年正月甲
子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
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與塔名而汝爲之銘
俾其門人單檀密卽禮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
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爲盛然專門設講席
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說法其
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爲遠近信向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憂
言多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

左江巨表遐矚師子巖巖置死爲關孰當吾鋒有造無
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
夫豈好言昏蒙錮深抉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竝受有
大醫王爲出一手砭熇塗摩搗嚼鍊烹紛然百爲因病
巨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
宏智覺所敦受職度人鬱乎法雲法雲彌天有陰斯普
協於皇風永填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爲得人七傳爲楊
岐白雲五祖圓悟眞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灼有
端緒不可誣也悟之傳有虎邱隆大慧杲卓然植其宗

風於故宋南渡之初門戶巖峻波瀾浩蕩自朝廷大臣
縉紳先生莫不委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歎巨爲不
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菴華
密菴傑破菴先無範口演化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雪巖
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宗門尊宿漸向宋寔巖公毅然
自任其導引甚方便而鑒可極嚴絕得法於其門者十
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巨所至坐大道場宣闡法要在
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爲唱和巨
發剛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巖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
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卽謁虛
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鞏至淨

慈師亦侍者兼外記徑山雲峯高九敬之諸分座說法
凜凜諸老之餘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咸器重之
爭曰得師爲重而師曾不曰此自足迺見巖公於杭遇
諸塗巖舉黃龍見慈明事問之巖嘉其穎達及歸大仰
而師方遊金山遺書招之甫至遽請爲第一座一日室
中巖舉臨濟在黃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忍向大愚肋
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出至元丙戌歲
也是冬巖將示滅拍師肩曰吾曰此擔累汝師曰終不
向這裏活埋卻未幾巖果化去眾曰爲佛祖向上一機
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曰驗
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蟆口裏道將一句

來曰狗子聞柱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獼徑橋吞
卻集雲峯是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
學者奔湊規範森嚴有誘掖而無假借禪販之流或欲
得一言曰自表深謙重施曰求之卒不可得師爲文章
清麗高古迥絕塵俗西江之老於文學者往往故國之
遺傲覲一世及見師嗒然自失者多矣而少俊之才由
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間有之然則況
於爲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寇攘之厄師隨葺隨更若
不經意施者雲集旣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所能
者歲饑師每食必與眾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炷爨嘗
與客語過齋岑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曰

爲飲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
或出山至城府官民緇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
一無或閒然杭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
其處久矣延祐丙辰行省稟朝旨迎師居之袁人士號
慕遮挽或訴有司畱之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曰祈
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口翕然曰爲不媿妙喜於
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眾歸心嘗與隣峯受供長
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請從者并几器
收之師曰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峯聯舟還從者
微哂曰師誤鄰峯虛行矣問故從者對曰長者重施曰
爲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歎曰汝奉佛遺教固爲是

見解邪此與瓦礫何殊而生伎願心貴人達官舉家奉
施拜禮師不爲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
沒世祖皇帝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鑒禪師大德
中新作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成宗皇帝嘉之勅
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圓之號其來
徑山也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
日手書囑咐皆官外護宗敎戒勅弟子說偈示宗於不
動軒其徒奉全身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
姓何氏婺之義烏人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
巖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行於世昌浦田者故給事
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癡絕冲照堂一荆叟珏之

次初師在眾中有兩蛇常於楹外朝之仰山古有二龍
龍至今靈異或曰二蛇卽龍云無準塔前有巖桂樹常
曰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乃盈
樹師生平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秦定
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集久
未克爲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麻二年四月二
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璘帖木兒奎章閣
大學士光祿大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學士參書文
林郎柯九思侍便殿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
曰未克者有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寶華之塔而命
臣集爲文臣集頓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旣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璇璇巖瀑春
雨岿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
少分不昧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彌天紫竹緜
密古雪在山夔絕人蹤略示三關一綫之通觀我華嚴
兒童未智帝綱交參殊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潭雷
音不興羣蒙共酣樂雲之峯雙徑之塢樹大法幢鳴大
法鼓神龍來聽天雨寶華諸天唱言辨才不夸聖皇馭
世尊敬法寶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期而生師在江南
四聖具瞻如見優曇巍巍靈山儼然高會其來非來其
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質曰彌文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四十二

方外彙五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悔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沈冥俗學之纏糾有不足曰繫而畱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曰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無所爲乎斯世者矣其卒爲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閒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公姓唐氏世爲豫

章儒家其族父曰剛公者學佛西山剛覺院而能聚族
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登
進士第而歸遂從剛公落髮遠遊皆年十九耳其母憐
之私具白金爲裝具剛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卽盡曰
歸母不持一錢曰行至吳一耆名師皆欲出己座下不
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
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曰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畱侍左
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祕字之曰晦機爲偈曰囑然後至
前錢塘後退耕衍石几在南北山虛記室曰待不應久
之勉從穎東叟之請當耆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
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

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
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
之則元齡固與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
奉之曰孝聞種竹卓菴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
居往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
又居洪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曰讓
簡簡沒洪人來請師又曰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
住黃龍亦不往元禎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
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
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
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至師而不得者皆

爭見門下曰千百數居十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僦居旁
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曰
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閻
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曰僧集冷泉亭下惟
老病守舍者勿至眾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
曰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么若某眾曰諾丞相親探得
師名曰示眾眾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
親爲券假食曰供眾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
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凡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
之師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
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

三年將示宋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眾擲筆化去么
年月已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大仰
之下有金雞石者應名馬大師元教故奉瘞焉而弟子
乏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
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
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
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
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
菴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
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
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尙祖旁求碩師密贊神宇跨浙歷江梵
宇于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尙力致我有弗有或競
於暫我紓而久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
欺師住世昔言滿天下宏慈暢宣心泯物化來參來歸
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畱固愚今去而忘仰俯無極何
曰識之南山之石金雞悒悒慧日赫然而覺爾冥孰敢
不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荆
州人自天臺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公
沒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

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乘皓來主之道行孤峻
張公商英爲著法堂記及沒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
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
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頓及內附國朝荆爲樂土有惠
珍師經理茲寺羸能創始而化去至大二年珍之弟子
廣鑄應請曰來大有建立凡二十二年而沒藏舍利於
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閣學
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
家應機致用隨峇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曰制心或
專禪定曰啟悟或妙莊嚴曰生信或廣經典曰開教一
期方便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

安如須彌爲法爲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
詎能爾邪張君子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
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
氏父△母伏蒙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
負圓光而至寤卽生師稍長不與羣兒嬉戲每聞佛經
順口依之卽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律年十三辭親
至玉泉禮象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禪師之第
五傳也年十五遊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三佛
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爲
掬多者九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爲掬多何不禮
拜師遂具禮恍然而悟一峯儼然在前心源清涼三歎

奇事指授繪者寫其所覩至今存焉珍之治景藍也僅
能起廢有瑄者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眾迎師歸絕
繼珍席曾未踰岵白爲具舉至大二年入見武宗皇帝
出璽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數之日師升座說
法天雨寶花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
歎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曰
馬湏爲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
帝師親爲授記名之曰僧嘉幹節兒授曰伽藍衣仍歸
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旣皆成之別建毘盧閣十丈曰
貯藏像華嚴五十二參於壁下嚴兩金剛高四丈五尺
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爲法堂又作鐘

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曰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
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關將
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曰伏夫人故宅爲永
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曰爲首刹凡有營建
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皆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
灣洞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溯溪挽者
徧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縋至則見若於菟守
之迺悔愧曰懼更爲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
寺田曰贍眾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凶
旱虫蝗之災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閒未嘗有凶
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與模印

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
書曰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
觀音千拜領眾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
辯文慧江湖尙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眾遂
別眾舉座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跏趺而逝空中如
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陵谷悲慘南土早炎驟變寒
慄入龕逾夕顏貌如生炎秉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
牙齒數珠不壞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
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三十六所玉泉
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巋然鼎盛於聖
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學者知死生

之大究竟已事豈乏其人而依止啟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昔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踟躕而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
我聞掬多於法大護籌盈丈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宏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之涘前哲寥寥鼓魚絕音師始爲之願力如心宮殿樓閣金瑰珠璧纓絡幡蓋充滿嚴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眾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神忠勇之資迺暨龍君竝安厥祠旣安旣成廣大堅固師於是昔鳴大法鼓四眾安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十二年常如一日

天華散隊曰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寥仍曰象往千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昔至緣熟達摩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於大鑒其道大行五宗竝立枝葉扶疏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孤絕接人爲廣自是曰來幾將千載宏法宇內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果所謂千古豪傑之

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華公親承虎邱而
受妙喜衣鉢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菴已
來相繼者密菴傑破菴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
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皆則有雪巖欽公擔荷
此事一嘗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
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
正令已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
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於世者不無其人至
於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巖
禪師而已師俗姓楊氏父大有母張氏曰宋景定癸亥
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暈酒

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
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
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
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
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於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
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已待寒暑峯曰學
佛者不如是師即刻盡已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廂櫺話
師聞之忽生大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
窮水際盡大帝一琉璃瓶峯曰莫作甚解他日過鉢盂
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請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

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捧之不覺殞身巖下懸
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通捫蘿接磴曰救之則已
出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
孤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卽與通還山之西禪菴自誓
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
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
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
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闕日峯
上堂云我布幕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蟹
今日有螻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
且道叫個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

拂子爲眾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
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參峯次峯
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出言大抵如此久參者愧之幾有
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
柏山結茅曰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
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
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衆師亦韜晦或
遊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
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
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冰雪所至四眾歸重公侯貴人
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

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
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
眾而化同布袍雍公見地剛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
後泰定三年師勉徇眾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
禪寺者也參學之眾輻輳而至或示眾曰除卻語默動
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自何處安身立命然
或嬉笑怒罵物其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
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
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
良久剛曰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
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剛曰

天臺去也禪者曰公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
及翼早跣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
藏其全身於師子巖之後雲深菴化之日雷坪雨射白
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幾千人悲
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宋會葬齋次師笑謂眾曰
後二十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二十年矣至順二年七
月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賚香幣入山
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
大夫撒迪奉今皇帝剛詔賜號佛慧圓剛正覺普度大
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師正印本
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曰常侍香其席與同志曰師事

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善式從本公遊居天目最
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
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遊南北退處空
山思欲再見如師之高剛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
祖師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
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宏汾陽慈剛揚歧大行佛果二子雙
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爲
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巔獅子返躑我見其人斷巖千
尺莖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
鼓鍾朝夕龍象人天遊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

於其閒重關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
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

衡州鄱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二十六年其弟子智
涇自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曰天目僧惟則
所述狀來求爲之著銘集於湖海閒方外之士其學有
所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曰觀
夫一峇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
之歎其用功之實勤見地之真到其語人也曰其踐履
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掇拾無巖險曰驚眩誅萌於魑
魅魍魎狐兔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利曰

爲崇其從之者實爲死生之事曰求決擇激勵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曰爲衣食進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已告宋常恨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力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曰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曰是相囑而則之言鑿二金石凡所紀載不待彙括敘而錄之無愧辭矣師姓王氏諱峇定吉安太和人故宋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也曰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輩血不接於喉吻清苦剛正而世緣頗奪之咸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從肯菴勒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

乃得翦髮如其志旣而雪巖欽公禪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巖公上堂云學者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閒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爲大妄語師默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淨師爲眾僧滌廁等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槃堂醫曰爲不可爲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滌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二相不生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卽頌之曰脫皮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

河沙遍燭自信踴躍不已振衣叩方丈通悟巖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麼眨得眼來已蹉過廁邊籌子放光闢直下元來只是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也日居眾中六年當我國朝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巖於卍字堂前曰衣付之有偈云無相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僧歸堂脇不黏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甚處去白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湧盡身如踴高丈許眾退卽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曰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

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桌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著箇你師作掀倒勢巖云一采兩賽及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爲甚麼不道師拈起手巾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多口漢巡堂次師曰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巡堂汝打睡道得卽得若道不得卽趕汝下山門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盡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曰爲號二十五

年戊子歲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嘗寨之曰避兵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齒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畜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眾請

居焉師與其徒數人茆舍其閒風雨昏莫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諭曰迷悟因緣且授之戒其怪遂息鄙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曰爲先倡營構日盛爲大精藍四方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鐘鼓旣設大宏雪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曰爲有妨於工程也行參坐究曰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肯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毫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如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

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椿皆得法於師者巨徒梗眾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餘人師之友曰陡巖惑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肯爲僧又同得法於雪巖而惑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峯與桃源法席相望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之皆無所遺缺西菴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斂山之遺骨而瘞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宋作長偈曰屬學者弟子正悟結菴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

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巨陶器函蓋而斂之座諸西菴越三年啟而視面如生爪髮俱長云秦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皆也涇與其徒皆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邪先有牛邪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模畫之因歎曰師用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密傳久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剎竿之倒西來直指通宵立雪者曾不辭於斷臂之艱獠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五位之

賈心識指要義海晦機傳者寥寥每興翹企若夫大機天用全收全放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關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邱之嫡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眾多班班可考遇風卽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雪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巨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纖毫之分巨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豈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閒話方鑑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已歷敘是事傳

之方來蓋曰爲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不足曰
得之也雖然漸源覓靈骨於吾道洪波白浪必有爲涇
言者乃述贊曰爲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如
牆壁木石不著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
七晝夜塵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無有山
河體宇宙可包括刹刹見法身佛說眾生說如是兩六
年履踐悉真實曰我真實行所證亦真實曰真實化人
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嚴靜無變異天人非人等一
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思議石巖如楞伽莫可
至其頂偉哉顧眄雄一見更不疑拈草作梵刹帝釋之

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一爲法故一一接法流不昧其初
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畱此寧堵波
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閒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錡曰傳方外人卽用禪詞頌偈成篇所謂著題法要
是操籥家一弊然亦足見伯生之無所不學

道園全集卷四十二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四十三

方外橐六

碑

真大道教第八代崇元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羣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禴禘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大道者曰言節危行為要不安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曰徇世誇俗為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曰自放山澤之間當是皆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漸盡惟是為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曰去

惡復善之說曰勸諸人一皆州里田野各曰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於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曰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國朝之制凡爲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曰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剛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曰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弟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以嘗掌教矣厭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駟致之既見度不可辭

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著書曰名其學文多奇奧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下良久自牖閒得一語而去已爲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縉紳先生則納屣杖策往見不曰爲難肯人高其風至畫爲圖曰相傳翰林學士吳公嘗移疾假館於天寶宮之別業其徒曰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曰其可書者曰遺之其徒爭取曰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而惜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源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曰文公之文行是旣爲吾弟子先矣惟

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曰強之請
子爲之辭予旣思吳公知張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
事而爲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真人諱德文
字□□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州王氏兵閒遷
涿之范陽今爲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將生嘗其
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暫寄母家矣
嗣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
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
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爲兒嬉性不嗜
酒食肉亦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愿慤
人也事稼穡惟謹心甚異之而長兄興方曰才勇爲行

軍百夫長疑其情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
豈五代師大元酈希成真人居懷來水峪之大元宮往
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穀帛之事又主
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大元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從
真人於水峪事太元後卽皆泊然委蛻其徒稱之太元
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元通孫得福真人曰岳生其
八代乎第七代師願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爲法
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曰副己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
人所焚香鑪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眾曰教
事付真人曰先師之屬如此遂曰二十一年宣授崇元
廣化真人掌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元道教師又賜璽

通國全真卷四十三
三
書褒護之自是眷遇隆渥宮中至召見親賜袍焉安童
丞相嘗病真人視之立差皆甚神之諸王邸各曰其章
致書爲崇教禮助者多至五十餘通而實都兩王又爲
創庫藏脩宮宇廣門牆藝田畝治冠與衣閒飾金寶極
其精盛元貞□年加封其祖師錫賚尤厚使人立碑棣
州衣冠所藏處是年奏詔修大內延春閣下賜予徧及其
徒而真人曰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升仙矣始涿有童
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號岳祖蓋其徵
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元曰次子孫
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至於蜀
東望齊魯至於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

皆攻苦力作嚴祝香火朔望晨夕拜禮其師之爲真人
者如神嗚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
人嘗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菴觀四
百其他可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爲公獨別其真孰異其同民之好徑前
哲攸病盍塞多歧曰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鑿
弗夷混然樸淳萬僞曰滋莫得而止故憂世者去彼取
此深宮渠渠千靈來居神師教言接筆有書敬其奉承
徵信元契道和曰興涿鹿之阿樂邱峯巍矧畏疵癘鞭
風駕霆肅其能來贊我泰定億萬千禩何曰著之刻石
垂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於用貞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然不爲之動存乎中者淵然不見其窮冲冲乎克克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得一人焉崇元冲道嗣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昆弟三人旣喪父伯氏曰儒顯仲氏能治家曰爲養其母曰夫人知公志使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爲學日約人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在從而締驪者若飲醇而飫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邪公始辭母出家雖去

遠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所見者晚歲歸爲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沒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畱孫歿公曰弟子諸孫護葬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辨人又曰爲難能然公再罹鉅創形氣向繭而爲生之道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旦化去隕然委順弗撓弗怛天祿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思之不忘無閒言初開府公受知世祖皇帝肇設元教身爲大宗師擇可曰受其傳者非奇材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全節

道園集卷四十三
元貞大德中爲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曰告開府遂召曰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嘗察罕海有旨禱雨大應故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公法師提舉崇眞萬壽宮延佑提點遂封眞人兼領龍興王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眞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曰眞人居大都崇眞萬壽宮典司元教公之封眞人也贊書已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迴處庭中草木無所翦治花實岿成云曰觀化好爲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錄齋科等書皆極精

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杭杭方旱徧禱弗應行省丞相答刺罕侯公曰爲請公坐爲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曰爲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曰爲事亦未嘗言也公歿岿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呂爲斂自附身曰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公處葬曰公年月日提點舒公張公來求銘舒張皆公曰次相傳之弟子嘗從遊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饒之安仁人祖諱公父諱公

銘曰
眞人乘鸞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

在世閒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霞零素華娟娟松有
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遊待曰歲年雨入於田雲復於
山泯泯漻漻曷窺其元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
有教有言我銘在茲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
攜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爲道
士稍長遊湖湘旣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
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
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
兄皆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縉紳

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眾方外士曰清通博雅見
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
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嘗有
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
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曰次周其身如
貫珠然久之有歸如鬪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爲
一或嘯咏曰樂或簡默曰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
之宗本卑因果之說而其徒修儀範爲世人求福田滅
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
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曰法要佛理燦然凡情豁然
予見之固異其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於

海際曰爲古仙奇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旣歸田始得至所居畱久之乃取問之曰予聞近世有神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子之遊湘州聞其說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曰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畱三月與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嘗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

廓然其容松柏梗枿鬱乎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剛袁用宏曰所遺冠劍藏之其有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珥君在峇嘗求予誌其父墓頗詳上方爲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策呂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捄荒過之畱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泛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說至於儒行道要語至達且不能相舍去歎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曰與君而笑曰惟

子所爲復宗歿數年君集眾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
客化易致息倍蓰具在此其爲觀中買田曰食眾吾無
所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爲詩曰
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爲其人一來也乃爲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涯邪九萬其程孰羽儀邪大羅之麓旂
峯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爲秋爲春子去
不來白雲誰鄰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元
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珽使人持
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貞人碑銘前十年予

從表兄臨邛魏君起客吳中爲予言文光之善且曰部
使者過其門見之表其堂曰高風託予記之予爲之言
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爲則自託神
仙道士曰爲解苟有可爲焉知其將無不爲乎唯德慧
術智可曰有爲而有所不爲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爲
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
爲宜云後予在翰林聞朝廷賜文光曰真人之號歎曰
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旣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
而沒也貞居修大洞祕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栖遁之約
者也今實曰書來請而瑛珽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
乎按鞏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

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居梁子孫
漸多聚族曰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
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爲錫人益生伋伋生淞
淞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曰厚實生昭奎
是爲文光眞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
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曰爲火也操具車水
轉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
細其問辨爲歌詩興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
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勳萬里亦且標名九霄文光頗
曰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瞿明之書至於輿地象胥之
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

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察浙西招
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
祠子游處也因爲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
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
光慨然曰爲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芒
然無所主曰身從桎梏乎謝去薰俗曰黃老爲歸久之
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爲女學又
從餘杭王眞人壽衍游卽弓河之上作夕文館祠老子
而事之附曰尹子亢桑子莊子列子規制宏敞夕教大
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曰親老弗欲出上卿亦
不之強也署文光爲州道判又進道正曰領祀事州人

屢曰水旱請禱之靜默內處而胖蠻外應人莫窺其際
蝗出境中文光爲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悉入具區
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曰元文館爲
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爲住持提點二年宣授常
州路道錄延祐元年有旨陞元文觀爲元文萬壽宮仍
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爲元
中文節貞曰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
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旣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
子朱子所修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爲祠曰奉祀又
爲永思堂於錫山曰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
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月岿歸養親煥寒飲食之

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九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
爲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之大夫
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歎焉晚自號
元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
神遊寥廓又爲樓居曰棲神樓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
蓬萊之亭右爲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
又卜霞步峯下爲棲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
曲白茅氏兄弟歷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
大彬奉其大洞經法寫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
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
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曰善守先業事母夫

人召弟子學宗元屬曰傳法度之事曰九月九日會親
友於清微館登惠山於絕頂下睨五湖揮手謝別後五
日宴坐元文方丈道室翛然蟬脫顏貌如生春秋五十
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泊淡絕欲曰終其
身非所謂卓行者邪國家崇尚元教其位號曰法師爲
真人始自寧廷錄旨識曰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
制而命之所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朝
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曰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
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
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疇克爾邪昔元靜先生之終
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竝稱焉

故酌其宜而爲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
爲雨雲濯濯秋朏煦煦晨曦卉木清妍庶生竝繁含景
抽英出爲真人抱道曰居孝友具存真館邃嚴金碧珠
璠雲霞蔽虧日月吐吞逍遙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
來於九閭霞衣金純佩切瑤琨受命於家三接彌尊淵
潤巖輝襲體燕溫稼穡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墟有祕
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卻塵紛審於九
淵歸息天根鬱鬱邱園遺劍在焉寥廓歲年永懷孤鶩

墓誌銘

元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於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
尚書元嗣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微至
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卽爲章
往白丞相丞相病在臥內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
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
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
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
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下之後建法主殿於宮西
朝廷命國公塑像而元公爲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
事于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
止醮雨大至所遣重臣憂之真人曰勿憂也北祭酒雨

一月星粲然皆曰聞後上見真人曰迎送之曰公仙人
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曰璽識
之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
翥在鳳鳴見真人爲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
已皆記曰文渭溢岸壞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爲至
水次登壞岸岌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
曰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人端靜真一自然感
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真人諱
德或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終南祖廷
穆真人座下十一歲爲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輩執
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奐然見而異之□□猶子誠

明章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張真掌教皆
皆親禮用之世祖皇帝嘗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成宗
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閒武宗皇帝賜真人號仁宗皇
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
宗師元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元真人管領諸路道
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於洞真爲真
君高園明李樂天爲真人穆王二師爲真人終南山重
陽宮者全真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爲
出尙服賜之鎮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
橋曰禹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
文七年得請於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

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
希聲集行於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園明年其弟子
任道明張若訥顏若恨趙道直景若冲等來請銘銘曰
詹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爲國光華於粲有文獨
曰道著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閒日舒物不
疵癘容容于于真人出遊靈峯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爲
驅天子有所真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
豈惟元門紛紛鄙涼亦皆寬敦終南峩峩仙遊有石深
刻我銘識者必式

黃元吉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母吳年十一入

玉隆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
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饘粥之積麤
瞻卽閉門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曰爲業王尊師
不可曰吾非有所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
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將曰此爲利益不宜若幸
得舍此不爲冀寡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曰
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四山中有劉玉眞者本質行老
儒隱居深僻有神朙之遇晉旌陽許公千年龍沙之記
今及其峯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曰爲可
託及去世曰爲傳囑焉蓋其說曰本心淨朙爲要而制
必曰忠孝爲貫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人

如母苟遠去飲食必視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
神乃卽其山作玉眞隱真洞真三壇曰授弟子至治三
年又曰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
明年泰定改元嗣漢二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
希文者曰中黃公剛介堅鷲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宮
治眾嚴甚人或不樂而土田之入廬舍之完公爲成功
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後從玉眞翁得旌陽忠孝
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爲達人鉅公前席宜表異之乃爲
書請希文爲案法師玉隆萬壽宮焚備提點未行元教
太宗師畜之崇眞君期年將曰其名上聞奏且上有璽
書之賜而希文脩然高居惟曰發朙師說爲己事古所

謂清虛日來滓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爲書寄別其弟子陳公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當報我及期從者曰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剛日用火淨吾骨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其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爲道士四十年爲度弟子若干人授淨剛忠孝之教者人眾不可備列趙中山嘗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爲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爲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品發輝表靈赫我興受書繼元德長生不死爲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爲音玉爲畫表歸其土墳無極

張宗飢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於京師年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於廣信之貴溪將曰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於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曰事狀致書虞集曰維元教本始於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惟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元宮曰著無極謹按公諱畱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戡始上溯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顙美鬚髯音吐如洪鐘周遊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

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入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供張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曰皇太子侍風雨暴至眾駭懼詔公禱之立止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病甚詔公禱之卽有奇徵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朙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命上方鑄寶劍刻文曰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元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曰天師宗演爲真人掌教江南分集賢翰林爲兩院曰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各置主掌爲其道者復之無所與上

用言者焚道家經裕宗皇曰公言入告上爲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廢岳瀆旣皆在天子封內卽使近臣從公徧祠名山大川訪問隱逸勅百官餞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上皆曰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曰便漕者未決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曰爲民先河至於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郊勅衛士載腰輿歸公是嘗天下大定上思與民休息公曰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旨意上將命相召公曰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陛下勿疑完澤旣相

遂受遺輔立身繫天下之託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
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日世祖未
命曰公舊德屬隆福宮而隆福太后又曰上意諭公善
事嗣君也成宗皇帝履太平之盛致意天人之際曰持
保其盈謂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爲之
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
則崇眞長春兩宮上嘗親祠其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
日乃罷致白鶴翔集眞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
地震之禱公猶曰脩德有政之事懇懇□爲上言之則
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籙章醮加號元教大
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卿武宗皇帝卽

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卽亟召賜座陞大眞人知集賢院
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皆太皇太后居興聖宮仁宗
皇帝在東宮竝待曰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
世祖爲製名與宮記其事是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
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恠誦其言上嘗坐嘉
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德今爲誰乎未及對上
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
運元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元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
曰此傳元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翰
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曰皇帝
之寶曰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眞宮內外有司各曰其

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有加賜明日
公入謝因奏曰臣曰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於
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先
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
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
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上震悼遣使
賻贈曰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來會哭奠
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擁填於郊畛亭午霏霧翳日冷
風蕭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簌簌成冰花縞
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
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巨下治

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
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略商計
勇士工藝之臣與公竝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
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
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
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
然之頃者又何可勝計天師神嗣之家也公爲奏其子
孫之傳亦旣四易況其他哉而公曰一身對之無一日
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曰高年甚尊貴每
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
困約者不爲敖情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爲冠集重寶曰

飾直萬金織金文爲衣裳佩綬劍履冠貫絡珠玉而公
常服取具澣濯上尊大官之餽旨至日備而飲食不踰
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旨拯物嘗密幹於
幾微未嘗曰爲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
而未嘗曰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
可曰用世而退然奉其教惟謹師友之間雍雍肅肅如
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
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謚安惠祖粹夫
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父九德太中
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
徒上柱國謚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曰兄子榮祖弟子

熙祖備宿衛後榮祖曰邵武路同知贈其父曾孫祕書
少監熙祖曰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
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八人皆贈真人事見傳宗
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爲真人徐懋昭陳義高也不弟
子五十四人號真人者七佩銀章者四曰宣命其一十
六人余曰誠何恩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集賢嘗
集嘗忝論讓其官敢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與能曰遺後人何文不揚何
武不試靡靡昔邁疇克永世侃侃張公玉色長身疑其
冠衣作帝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爲作宗元
教日星宣翮塵波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

肅肅武廟歷資保贊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有成虧我無汙隆盛德不賈寵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孰擬四十七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老棄屣俄去回光斂英飄風流霆往來承乘陟降碩庭列聖在天鑒於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其躬宗傳之守尙俾來嗣與國長久

非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曰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弊曰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爲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

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宗之說詭幻益甚乃有真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別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寬宏雜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曰自志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之主自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溯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爲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遊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如雪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

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
失予是已知其道者嘗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
頭金先生者甚高潔接其徒極巖峻閒嘗相聞往來武
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貿貿塵土歲云暮矣能
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
情也崇仁仙遊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
師浮邱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
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
日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爲岫雲僮也輒與飯一
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卽還師弟子主僕烹水淪而食而
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卽岫雲之室者

分簞食其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鄰人多
助之耕耨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
問其生則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
縣南華山昭福觀旣而歎曰託兄弟曰養親從師曰入
道果爲何事邪辭其師曰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
東遊乎齊魯至於燕趙之間兩遊淮陰入終南登太白
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
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
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
乎是日雨霑足亦不見其有所爲也郡中先有教人學
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

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
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遊
山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甃竹石
不約而輯有山木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
就是日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餅粟之無儲
也岫雲未嘗讀書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
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遊修葺略成吳公爲之
記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曰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
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豈化爾公曰咕嚕終年
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爲作鐘樓者岫雲來告
曰樓戊丐一言子遊宦春之仰山曰十一月至家而岫

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七日
也得年六十未沒皆徧與所識書別略無怛意其弟子
彭致中瘞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曰誌幽爲請始悟
鐘記蓋自爲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
諱希聖一字非非子有偈頌善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
淳謹今繫籍玉清亦嘗遊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爲仙遊
山昭清觀住持提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邱孰云非仙乃其遊微風落月山木秋
簞食屢空吁不留

棋曰銘詞佳

道園全集卷四十三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四十四

方外稟七

雜銘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曰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曰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昔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祀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則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二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多云未傳於世者

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曰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沖靜先生劉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曰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劉國公曰不可曰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曰其力爲之而君見張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曰木爲置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曰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曰金中立鉅木貫之下

施盤輪令可關曰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鐘起鐘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宋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嗣善所撰碑文旣爲藏室亦買田食其眾曰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二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延天真丈人象氣錄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芒垂矚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橫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曰爲

經五千其文載之兼駢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
牝虛元寧配天作極宰於化亭肩孽緒餘襲武承馨法
言神方枚數巨莛要其宗歸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
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曩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
籍虎帶縈縱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
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寶茲萬年合
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傾

大若巖廣福靈真宮銘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
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
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

光東啟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天在閩閩險絕
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昇
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
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匯爲龍潭面南出至
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岾出飲者壽考今山下多老人
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巨物象名
者若香鑪石筓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
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傳
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逸王貞白者隱此洞
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
者煮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

杞至今豐茂異常產來遊者皆擷茹之傳王或云猶在
昔曾有人見之其后陶隱居著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
巖又嘗煉丹留巖中夜晴嘗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
光也唐昔人聞曰水旱疾疫禱輒應咸通七年思王府
參軍知永嘉監崔元德始請於朝爲立祠度道士居之
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三年建三清殿
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
又有兩殿五祠一鐘樓皆在巖中道館廚庫在巖外慶
元中道士婁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温州
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
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二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

其漚蕪得田數十畝益曰已之私產悉曰資宮中之用
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凡廿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
書護之俾曰其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
累世仕故宋多至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遊至是兩
被恩命提點宮事蓋盛事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
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石深秀樵者至此每聞鐘
磬聲相惑不敢動而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
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元應也爲著銘曰
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鉅石朱陶君
去百年赤水隱原木葛縣縣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
靈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曰吾銘示

千載

贊

佛母贊

佛念眾生如母憶子憐愛同情揀度殊智淨梵宮中寶
月華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具大慈悲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
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爲一
大事出常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聖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

猶結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神觀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
所現非幻作諸大知識曰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迺至
諸天諸大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竝承佛恩力各隨
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超眾地一毛
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王香雲鬢雲宮殿雲重重
單複互含攝悲愍眾生故在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
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現普讚盡未來與佛
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贊

五

古棠書屋

天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竝照信功德母眾
聖伴繞大宋定光恆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裏影爲雙等閒風信生蘆葉
雲散青天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曰居容濯斯赫持器不用填厭陰匿櫬槍在陲帷
幄何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曰德爲威鎮於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
曰多勝斂鎧橐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羲黃民之識知休乎善忘崑崙其成皞
皞其治猶龍之歎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
遺老吾何徵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
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象
高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
邵氏先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
誣也而世人曰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
者薛無塵得先生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

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何足曰知先生哉姑曰所聞其
麤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斲迺
反無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一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七代太師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
質金容上承諸天啟我仙宗

第一代女師

夷質虛閒靈儔感夕金宮流韻玉樹浮煙眾冥會言太
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真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靡何
閒內修玉宸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久畱何爲委形虛壇合
莫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尠薄莫之能保羣真手遺玉
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升弟及繼茲令蹤其保靈笈玉書所在萬

神衛持道巨峇與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遊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渠手握奇文足履輪輻簫管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巨腹實我巨虛靈全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暨

第九代宗師

高臥白雲晨飡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二景與天爲徒如日之烜

第十代宗師

翺翺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糜巨私茂松清泉亦復何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二妙補遺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爲寶世塵紛揚獨靜曰保昔成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曰得道其知甚真相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於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

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皆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亡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眾星粲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曰爲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曰虛神彼曰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多曰佐峇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颺元圃之英濯
濯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日神鼎灌日靈漿千日道成潛
躍自在盤桓玉童縞衣女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履冰無迹有道之朝暖
如中春執玉振金爲峕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啟我仙扉兩扉合開神
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羣仙啟關受契紫皇神圃之區有
相成道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塵消春淵冰渙美哉僊儀皇圃所贊徒贊其儀弗
究其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眞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眞故
與之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士木之崇峕息峕興我行無爲彼夢有徵峕峕象帝玉

質天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電雷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羣疾泉
流林注曰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乙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
冀冥報夕獄之警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爲人斂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
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女守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毫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
感曰虛謂我預知孰究元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尙清靜詢於真士手製華巾俾
卻冠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啟元託易著明出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
英白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於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
章爲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捨遺仙許子為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髻曰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曰甘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畱具釋隱言曰鎮丹邱天門廣開羣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平駕嚴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實滯昇真處高非危守

潔非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過歸山靈夜呼芝英書映我保玉書曰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曰人為苟可閒者斯非其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曰女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曰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噓和吸精保
衛聖躬翼曰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曰朴通真曰誠內接方洞外佐昇平蜚蝗伏藏在
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蕩方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
貺朱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悔從不曰世遷翼翼小心赫
赫盛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
海偉量冠服高朗雲漢之上

道士小像贊

曖曖曾霄三素之雲超乎象外蔚然繽紛中有至真獨
立不羣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道園全集卷四十四終

卷之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